

枝杏出牆

俞长荣 俞宣年 编 著



福建中医学院科研处印

前　　言

1979至1981年间，承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之约，我陆续写了一些中医药知识小品，由该社发往香港和东南亚各地中文报刊上发表，国内读者较少。有些朋友看到我的底稿，觉得很有意思。所谓“很有意思”，是说这类文章寓医药于文艺，既传播了祖国医药知识，又给读者以趣味，可作为茶余饭后的精神消遣；并认为中医写科普小品的尚不多，怂恿我继续写。

1982年以后，由于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较繁重，我感到时间、精力有限，写中医药知识小品这个任务，就由小儿宜年承接下去。他写的除发往海外，大多数是在省内报刊如《科学与文化》、《福建卫生报》、《福州晚报》等发表，居然也得到不少读者的好感。到目前，我们共写了四十余篇，经挑选重修辑成这本小集子。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中医药喻为“杏林”。在这浩瀚的“杏林”中，绿叶、红花、硕果是难以数计的。本集只是采撷这无边杏林中的一枝片叶而已。无论从那一角度看，都不足反映祖国医药的绚丽多采。出版的意图，除了为读者介绍一些中医药小知识（其中多数与福建风土有关）外，另一目的还在于向中医药界同道表明，大自然中的草、木、花、鸟、虫、兽以及历史上的人物、掌故，都有中医药科普题材可写，也相信许许多多同志都有兴趣来写，希望今后有更多更丰富的这方面小品知识以飨读者，本集不过忝效“献曝”之意罢了。

俞长荣

1986年仲秋于福建中医学院

目 录

前 言

一枝红杏出墙来	(1)
春节话福桔	(2)
万年青赞	(4)
三月枇杷正当时	(6)
梅月说梅	(8)
芍药	(13)
用药如用兵	(14)
学医随笔	(16)
花中两绝——牡丹、芍药	(21)
不可一日无此君	(22)
艾叶、菖蒲、雄黄	(23)
六月荷花香满塘	(26)
八闽珍果——荔枝、龙眼	(29)
小小梨子用处大	(31)
重九登高话茱萸	(33)
菊月谈菊	(35)
柿的种种	(37)
津津有味说橄榄	(40)
药铺小神仙——金银花	(42)
枸杞趣谈	(44)
漫话麻黄	(46)
花卉与健康	(48)
儿童的健康良友——花卉	(50)

满怀资酝酿 一路惜芳菲	(51)
青草池塘处处蛙	(54)
饮酒纵横谈	(56)
从秦可卿的病说起	(61)
福建科技的先驱者——苏颂	(64)
洗冤平曲直 折狱剖是非	(68)
鉴真东渡的前前后后	(72)
祖国医学的普及者——陈修园	(74)
由《狸猫换太子》想起的	(78)
杏仁拾片	(81)

一枝红杏出墙来

春暖花开，桃李争艳，杏花也以独特的风姿装点着春日百花园，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关于杏，流传着许多传说。《述异记》中记载，有一只船在海上遇到大风，停在一个叫“杏园洲”的荒岛上，人们在那里躲了五、六日，采杏充饥，才没被饿死。山东曲阜孔庙前有个杏坛，相传是当年孔子讲学的地方，后来人们把向学生讲授知识的课堂称为“杏坛”。更动人的是，《神仙传》上说，汉朝董奉替人治病，不取报酬，病好的人给他栽杏一株或数株，过了几年，竟然种植了十余万株，密密地长出了一大片青翠的杏林。从此以后，“杏林”便成了医学界的雅号。

杏的花、叶、果实均与梅相似。果实甘酸可口，杏仁可食，古时于“寒食节”（即清明节前一日）煮麦粥，研杏仁为酪，称杏仁酪。杏仁配制的糕饼，甘香可口，福州美且有商店的“杏仁酥”，就是名驰省内外的佳点。杏仁还是“美”的形象，古典小说中常把美女的眼称为杏眼，美女的脸称为杏仁脸；毛衣的领有一种称杏仁领，有些装饰品也爱制成杏仁形。

杏除可供食用外，还可入药用。杏仁为止咳平喘要药，内科用于外感咳嗽，常与桑叶、川贝、枇杷叶合用以治风热咳嗽，或与紫苏、款冬、麻黄合用以治风寒咳嗽。对内伤咳嗽亦有一定疗效。如配合大麻仁、郁李仁、柏子仁等又可治肠燥便秘。民间还用杏仁适量嚼烂敷破处，以布帛包扎固定，治犬咬伤，简易可行。

中医古代医药文献有报导因食杏仁中毒致死者。现代研究，杏仁内含氢氰酸，能抑制呼吸中枢，过量可致中毒。杏仁氰多集中在杏仁尖上，过去中医习惯用杏仁要去皮尖，看来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此外，杏叶可治猝然肿满，身面浮大；杏枝可治坠伤，杏实可止渴；杏根治杏仁中毒；杏仁油可杀虫杀菌。

最近有人报导，位于太平洋上的岛国斐济，是世界上唯一无癌的“天府之国”，其“秘密”竟与杏有密切关系。据说，斐济杏林遍岛，人们视杏仁为财宝，而且常吃杏干。而杏干中含有一种叫苦杏仁甙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在人体内再经过化学作用，变为一种有捕杀癌细胞能力的化学物质，而发挥抗癌作用。如果属实，可以预期在未来征服癌症的道路上，杏将成为独当一面的生力军哩！

杏于人的贡献可谓大矣！

春节话福桔

福建产的桔子，驰名国内外，誉称“福桔”。地道的福桔，是指福州周围闽江两岸所产的，它的特点是色红、皮薄、汁多、味甘。

桔，谐音“吉”，寓有吉祥之义，福桔则更加上一层幸福的色彩。因它在腊月成熟，所以成为春节期间馈赠亲友的上品。旧时福州风俗，大年初一早上开门，都要放几个福桔在门外，任孩子去拣，象征“开门大吉”。

桔子全身是宝。桔子汁营养丰富，含有葡萄糖、枸橼酸和多种维生素，尤其维生素C含量更多，因而是病人和病后身体虚弱者的良好辅助食品。儿童常饮桔汁，可帮助发育，

增强抵抗力。有人作过观察，给438名学龄儿童每人每天服二小杯桔汁，一年内无牙病发生或蛀牙现象，平均体重增加6.8公斤。

桔皮是常用的中药之一，《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说其“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桔皮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但随其所配而补泻升降也。”说明桔皮用途之广。近代中医常作为理气、燥湿、化痰止咳、健脾和胃药。它与党参、白术配合，则益气健脾；与苍术、厚朴配合，则化湿除胀；与半夏、茯苓配伍，有增强化痰之功。

桔皮入药取其陈旧者为佳，故中医处方一般开“陈皮”，陈即陈久之意。陈皮因炮制方法不同，而有四制陈皮和盐陈皮之分。四制陈皮要经过童便泡浸，清水漂洗，日晒露湿，切片，然后加入酒、醋、盐拌匀蒸透，晒干而成。盐陈皮是将桔皮洗净切片，用文武火炒至焦色时，将食盐化水喷入再炒干。一般认为，四制陈皮性味缓和，能理气健脾，入补药较宜；盐陈皮用于化痰降气更好。

桔皮刮掉白色的内层，单留表皮，叫桔红，能理肺气、祛痰，治咳嗽、呃逆。桔瓢上的筋膜叫桔络，能通经络，消痰积，治胸闷胁痛，肋间神经痛。桔子核能治腰痛、疝气痛。桔叶能疏肝，治胁痛及乳腺炎初起。

未成熟桔子的皮叫青皮，也是常用中药。青皮入药常用醋炒，能解肝郁，破滞气，治胁痛，久疟痞块。一般认为，陈皮性缓，青皮性烈，故健脾理气常用陈皮，削坚破滞常用青皮。有人作过观察，把烂坏的桔子装于透明的玻璃瓶内，密封，任其腐烂，愈久愈好。这种烂桔的汁涂皮肤感染和烧伤有很好疗效，认为烂桔含有桔霉素，有很强的抗菌作用。这

样看来，桔子确是一身无废物了。

万 年 青 赞

“送去严冬，迎来酷暑，炎凉阅尽青如故。却无蜂蝶恋花枝，孤标一任群芳妒。清水一甌，明沙盈握，浮生恬淡浑如许。中虚有节不矜持，亭亭似共骚人语。”

这是1981年春节我为万年青戏作的一首词《踏莎行·万年青赞》

福州人对万年青并不陌生。在民间，不少人家都有栽植万年青的爱好，或瓶插置于案头，或盆植摆于庭院。它一年四季常青，而且易于繁殖。随意从母茎剪下一枝，插入瓶中，只要有水，都能生根成活，而老茎剪断面又能长出新枝，代代相传，老幼并荣。在僻巷深宅之中，孤窗静室之内，这一小小草本植物，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生机。它不仅使人目悦神怡，还能给人以心灵的陶冶。青，标志着朝气蓬勃，生意正浓，自强不息。青，在我国古典文学词汇中还蕴有清明、高洁、拔俗、庄重、贞节等等的涵义。难怪它虽然不会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也不会放出妖艳的花朵，却能博得人们的喜爱。

万年青确实可爱，不但可爱，而且可敬。你看它：不蔓不枝，根深有节；不畏烈日，不惧酷雪，亭亭而立；在一甌清水之中，能坚强地活下去，茁壮起来。小小的的生命呀，多么平凡，又多么不平凡！

福州地区的万年青，有天南星科万年青和百合科万年青两种。前者主茎呈圆柱形，叶互生，叶柄较长；后者只有粗壮的根茎，叶丛生，叶柄不明显，民间栽植供观赏的多是

前者。

据上一辈老人说，家里种一棵万年青，毒蛇不敢进屋，说的可能夸大了些，但它能治蛇伤则是事实。清代两部药物学名著《植物名实图考》和《本草纲目拾遗》都有提到：万年青根茎捣烂外敷能治蛇毒（伤），还能治无名肿毒、疔疮等。福州民间还流传用万年青治咽喉肿痛的经验：将万年青根茎或叶捣烂泡醋含漱咽喉。这个验方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也有记载。五十年代后期，福建省药品检验所在发掘民间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拾遗》中“（万年青）治咽喉急闭”的记载，进行万年青醋浸液治疗白喉试验，获得成功，并很快推广到国内各地临床应用。省药检所用的是百合科万年青。究竟天南星科万年青有没有治疗白喉作用？福州市传染病院作了试验，效果相同。说明两种不同科的万年青，有共同的治疗作用。

在科学领域里，往往由于偶然的巧合而发现新的境界。医务工作者们在应用万年青防治白喉时，发现有些原来患病疾病的病者因口服万年青液预防白喉，却把痢疾治好，后来经过临床验证，观察到万年青醋剂对细菌性痢疾确有显著疗效。药物学家还研究出，万年青含有强心甙类成份，能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并有利尿作用。有的医疗单位根据万年青甙的作用原理，用以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也取得良效。

可以想见，在我们古老、伟大的国土里，蕴藏宝贵的民间经验不知凡几，只要肯认真发掘下去，一草一花都能发挥它们为人类造福的潜力。

三月枇杷正当时

年年农历三月，枇杷上市，我都本能地忆起少年时在家乡听青年男女对答山歌的情景。“三月枇杷正当时，枇杷好吃喜上眉，欲吃枇杷要栽模（树），没模枇杷那里来？”的歌声好象还在耳边回旋。

枇杷是惹人喜欢的果品。它不但皮色鲜黄可爱，果肉甘润可口，而且此时柑桔谢市，桃李未熟，青黄不接，唯有它独占春光，恰切时宜。

枇杷原野生四川，后多为家种，广布我国西北、江南诸省。据文献载，江苏洞庭山所产者最为著名，惜我未沾口福。福建以莆田吉上产的最佳。吉上枇杷实大，肉厚，汁多，味甘不酸，堪称上品。枇杷果肉营养丰富，现在已知含有苹果酸、柠檬酸、维生素A、维生素B等。《大明本草》载，枇杷作药用能“止渴，下气，利肺气，止吐逆，润五脏”。这些记载已为人们生活实践所验证。福建民间常于采摘枇杷后，取果肉煎成膏，可以久藏，谓之“枇杷膏”，既能润肺治嗽，又可供充营养。

枇杷果实黄熟采摘后，接着花蕊就慢慢冒出，入冬开花，花期之长，别于其它果木。苏颂《图经本草》说：“肥枝长叶，大如驴耳，阴密婆娑可爱，四时不凋，盛冬开白花。”《诗韵》载：“历寒暑以无变，负霜雪而扬花。”道出了枇杷的特征，也是对它敌寒斗暑、不畏霜雪的倔强性格的称赞。

枇杷别名很多，一说即芦枇杷，《汇苑》：“今广东呼枇杷为芦桔，其叶名无忧扇。”其实芦柑是金桔不是枇杷。

据《本草纲目》考证：“此桔生时青卢色，黄熟则如金，故有金桔、卢桔之名……以枇杷为卢桔，误矣。”宋代杨万里也有写枇杷诗云：“大叶耸长耳，一枝堪满盘。荔枝分与核，金桔却无酸。”指出枇杷味似金桔，但无金桔那么酸。枇杷皮黄似蜡丸，故亦称蜡儿。《贵耳集》云：“建业间，园丁种梨曰蜜父，种枇杷曰蜡儿。”枇杷与琵琶同音。从前有个人把琵琶写作枇杷，被人嘲笑为写别字，并作打油诗说：“琵琶不是此枇杷，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见《雅谑》）另有一则故事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说的是明代大画家沈石田看到友人信中误将枇杷写成琵琶，遂戏答云：“承惠琵琶，开奁骇甚！听之无声，食泊之有味，乃知古来司马泪于浔阳、明妃怨于塞上，皆为一啖之需耳。今后觅之，当于杨柳晓风、梧桐秋雨之际也。”可为谈助。不过，在我国古代文人骚客心目中，枇杷、琵琶常联系在一起。琵琶是一种乐器，古亦称枇杷；枇杷是果木，古亦称琵琶。唐元微之诗：“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下一句后人有的解为在枇杷树下闭门居，也有的解为在花下弹琵琶琴，均通。寇宗奭《本草衍义》说：“（枇杷）其叶形似琵琶，故名。”指出枇杷是因叶似琵琶而得名。但寇宗奭是宋朝人，而早在汉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就有“卢桔夏熟，枇杷燃柿”句，说明枇杷之名早已有之。琵琶是由胡中（古代我国西北少数民族）传入。这样看来，是枇杷因叶似琵琶而得名，还是琵琶因形似枇杷叶而得名，还得进一步考证。不过二者相关，则是没有疑问的。《诗韵》“枇杷”条下有“漫劳司马赋，如寄薛涛书”句，上句即指司马相如《上林赋》，下句即指元微之“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那首诗。女校书、闭门居都是指薛涛。薛涛是唐之名

妓，能诗善文，人称女校书。后世称妓家为“枇杷门巷”即本此。

枇杷叶是常用中药之一。功能化痰止咳，和胃降气，主治支气管炎、肺热咳喘，胃热呕吐。《本草纲目》说：“枇杷叶气薄味厚，阳中之阴，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矣。”寇宗奭说：“治肺热嗽甚有功。”枇杷叶不但能治嗽，还能治便秘。因肺与大肠相表里，枇杷叶能降肺气，肺气一降，大便得通。近代还有文献报导，枇杷叶可治子宫颈癌。其法为：枇杷叶切细，以湿粗纸包裹，于焰火中煨热，装入布袋，乘热温熨患部，冷则更换，一日2—3次。有人用此法而获治愈。除果、叶入药外，花可治头风、鼻流清涕；树皮（去表层）能治吐逆、食不下；果核也有祛痰镇咳作用。

梅月说梅

农历四月，俗称梅月。将“梅”作为季节代称，各地时间略有不同。《岁时纂要》说：“闽人以立夏后逢庚为入梅，芒种后逢壬为出梅。”《癸辛杂识》说：“芒种后壬日入梅。”《月令广义》说：“芒种后逢丙入梅，小暑后逢未出梅。”这是因我国幅员广阔，各地气候不同，所以互有出入，但都不离四月初夏这一范围。此时东南沿海地区，因季候风方向由西北改为东南，水蒸汽多而地面尚冷，故潮湿多雨。此时适当梅子黄熟，因称其时为“梅”。

一说梅，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梅花，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梅花不但象征清白高洁、坚贞拔俗，而且在严冬，它总是最

先悄悄地给人们带来春意。“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千百年来，诗人、画家以梅为题材的不可胜数。孟浩然踏雪寻梅、林和靖“梅妻鹤子”自古传为佳话。林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影动，房帘斜入一枝低”，虽然用词生动、妥贴，被后人赞为梅诗“三联”，但我最赞赏的还是陆放翁的《吟梅》中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句，把梅拟人化，借梅的高尚品格表达诗人的坚强气节。元末王冕善画梅花。他的《墨梅》“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以梅喻志，反映了作者坚贞纯洁的操守，也表达了被压迫者决不与反动统治者妥协的崇高气节。近代革命老人何香凝也爱梅花。她的“冰霜雪压心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题画诗，以梅的精神表达自己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诗格、画格、人格融合在一起，极富感染力。

梅花固然可爱，梅树也是值得赞颂的。且看它：盘根错节，枝干蜿蜒，俊拔矫健，直立寒风，不惧冰雪，不屈不挠，富有多少诗情画意！即使是树身老朽还是披上一身绿苔，仍然显得苍翠挺拔，精神矍铄，令人肃然起敬！

正因梅如此清标高雅，它的形象、气质充溢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因此人们对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宋代陈从古把古代写梅的诗篇，搜集成八百余首。宋伯仁撰的《梅花喜神谱》载写梅花诸法，就有百图。自宋到现代，梅诗、梅画之多，就很难用数字来统计了。至于历史上以梅为典故或传说的，以梅为人名、地名和山岭、水流命名的，更不胜枚举。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花，如日本的樱花、英国的玫瑰、法国的百合等等。我国也有国花，但说法不一，有的说

牡丹是国花，也有说梅花是国花，我国同意后者。因为牡丹虽称“花中之王”，毕竟是由于它的艳丽而得名，若与梅的纯洁、坚贞来对比，显然逊色多矣。我中华民族重骨气，梅似乎也重骨气，据说，梅离开祖国往往生长不良，而今象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那样著名的植物园，各种各样的植物几乎应有尽有，就是单单没有中国的梅；移植到日本去的梅，长的也不多。是否它也有“故土”观念？是否也认为“中国虽然穷，总是我的母亲”？说来也颇令人感慨。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对日本友人内山完造说的一段话：“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朽腐到不成一个样子，一忽儿，挺生一两条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笼的景象了！”说的多么好啊！把梅作为国花，我看再形象不过了。

梅的果实俗称梅子。古诗“梅子酸酸溅齿牙”，这么一种酸果，确实不能令人恭维，难怪有人称之为“花秀果拙”。不过，经过加工的梅子如话梅、盐梅、糖梅、陈皮梅等则是茗余酒后的零啜佳品，故又有“凉果之王”之誉。青的梅子用盐腌晒干，叫做白梅，黄熟的梅子榨去汁，可晒制成梅酱。我国在二千多年前就有梅酱了。《诗经》有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梅即指梅酱，是当时烹饪调馔的必需品。梅也可以用蜜渍糖浸，制成蜜饯或乌梅膏，能生津止渴，促进食欲，对病后纳呆者尤佳。酸梅汤则是夏季清暑解渴的妙品。黄熟梅子制成的罐头，远销世界。

梅子能生津止渴，与它含有大量的柠檬酸、苹果酸、琥珀酸等有机酸有关。俗话说“望梅止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确有此现象，有的甚至不必望梅，只要听到“梅子”两字，就会口津自生。相传三国时曹操在一次急行军中，正值烈日当空，兵士们走到半途，口渴难耐，士气不振。这时曹操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见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在马上扬鞭指向前方对将士们高喊：“前村有梅林，梅子正黄，大家到前面去可以饱啖！”众官兵一听，不禁口内津生，喉润舌甘，精神大振，争先恐后向前挺进。其实哪里有什么大梅林？不过是曹操的“安慰剂”罢了。读者诸君：假使你曾经吃过梅子，当你听到或看到“梅子”两字，比如说读了这一段短短故事时，你一定也会口涎自涌。这种现象，医学上叫“条件反射”。曹操不是医生，在当时也不懂什么条件反射，而他竟会想出这一着，可能是从生活实践中来。

梅花蒸露点茶，也能止渴生津；梅花煮粥吃，能开胃散郁。《本草纲目》引杨诚斋诗云：“蜜点梅花带露餐”“脱蕊收将熬粥吃”，认为梅花有益气、清神作用。还有一种枝萼皆绿、花叶重迭的叫绿萼梅，用于平肝开郁，能清利头目、生津清热。福州民间夏天常以玫瑰、绿萼梅代茶饮，谓能鲜暑止渴。

乌梅是取半黄熟梅子经柴火烟熏焙干而成。古典小说《白蛇传》曾讲到乌梅“辟疫”的故事。《白蛇传》是神话，故事属虚构，但乌梅能辟疫却是“有稽之谈”。“辟”同避，辟疫即防病。夏季用乌梅五、六枚煎浓汤空腹服，可防止肠道传染病；夏季痧气、腹痛呕吐（包括急性胃炎、食物中毒性胃肠病），用乌梅十数个煎汤服，或饮适量的青梅酒，可缓解症状。据近代药理研究，乌梅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绿脓杆菌、霍乱弧菌、结核杆菌等都有抑制作用。说明乌梅确实能“辟疫”。

其实乌梅入药，我国在公元二世纪就有文献记载。汉代张仲景著的《伤寒论》中就提到乌梅主治蛔厥、久痢。蛔厥类似近代所称的胆道蛔虫病。1958年福建省福安专区医院外

科，受到《伤寒论》启发，采用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病，效果很好。他们通过X光观察，看到病人服药后不久，蛔虫由胆道退出十二指肠，很快解除了症状。后来他们又进行机制实验研究，证明乌梅丸能抑制蛔虫活动，使虫体呈麻醉状态，并能改变胆汁酸碱度，使odd氏括约肌弛缓扩张，从而使蛔虫退出胆管。福安的经验很快在全国推广，为成千上万病人免除了手术痛苦。这是五十年代后期我国医学上一项重大突破。目前，应用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病，已收载入高等医学院校教科书中。乌梅治下痢，历代中医方书亦有记载。

《圣济总录》说：“便痢脓血，乌梅一两去核，烧过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立止。”《本草纲目》引《医说》载：“曾鲁公痢血百余日，国医不能疗，陈应之用盐水梅肉一枚研烂，合蜡茶，入醋服之，一啜而安。”临床证实，乌梅治痢特别是慢性痢疾是很有效的。乌梅味酸，中医认为酸性能收敛，所以还能止血。治血崩不止，可用乌梅七粒去核，烧存性研末，米饮送服，或配入其他止血药中。在中医外科方面，乌梅也有很多用途。《神农本草经》载：“乌梅能去青黑痣，蚀恶肉。”刘涓子《鬼遗方》载“用乌梅肉烧存性研，敷恶肉上，一夜立尽。”杨起《简便方》说“（杨起）臂生一疽，中有恶肉突起，月余不消，医治不效。因阅本草得此方（即乌梅）试之，一日夜去其大半，再上一日而平。”可见乌梅去恶肉是很有效的。近代文献报导，乌梅用于疮口肉芽（胬肉）、皮肤表层血管瘤、鸡眼、赘疣等，能使突起部分很快收缩平复。

我国梅的产地以苏州香雪海、无锡梅园最享盛名。此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梅花之乡”，象福建永泰溪洋乡数千亩梅园每届梅花时节，万树梅花，一片香雪，比之“十

里梅花香雪海”并不逊色。福州地区商品中药“永泰乌梅”，主要是出产于溪洋。

芍 药

芍药原产于我国华北、东北、华东等地，古代以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芍药，又名婪尾春、没骨花，属于毛茛科芍药属。在栽培上分为药用芍药和观赏芍药两种。药用芍药一般花小瓣单，观赏芍药花大色艳。药用芍药的根茎经加工后，又可分为白芍和赤芍。白芍养血平肝，长于敛阴；赤芍凉血活血，长于散瘀。故于补血、养阴及调经方中，常用白芍；于清热凉血及活血祛瘀剂中，常用赤芍。

作为一味中药，芍药的应用范围很广，而且久用不衰，这也说明它的功效卓著。远在公元三世纪，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一书所附的113方中，有芍药的方就多达31个，占27.4%；现在日本在指定的210种中药处方里，芍药的出现率为32.9%，可见应用之频繁。如妇科常用的“四物汤”，就是芍药和当归、川芎、熟地组成，功能养血敛阴，可治月经不调、经行腹痛、崩漏等。白芍与桂枝等同用，就是著名的“桂枝汤”能调和营卫，用以治疗外感风寒、表虚自汗恶风；白芍与龙骨、牡蛎、浮小麦等药同用可敛阴潜阳，用治阴虚阳浮所致的自汗、盗汗等症。白芍还有理气柔肝、缓急止痛的功能，故可用于肝气不和所致的胸胁疼痛、腹痛及手足拘挛等症。治胁痛，常与柴胡、枳壳等同用；治腹痛及手足拘挛，常与甘草配伍；治痢疾腹痛，可与黄连、木香等同用。此外，白芍生用，能平抑肝阳，故可用于治疗肝阳亢上的头痛、眩晕等症，常与钩藤、天麻等配伍，疗效显